

(十六) 困獸之鬥之二

安遜打破一道一道的大門，穿過一條一條的走廊，可是大門之後是走廊，走廊的盡處是大門，沒有完結的一樣。可以得到一個結論，美西總部的能力並不止於可以偵察和防禦心智力量，像盧斯人文基金總部一樣，它本身亦具備一定的心靈力量，對抗不懷好意的入侵者。當美西總部的外圍發生激烈的高科技攻防戰之際，在其核心地段，一場慘烈的心智力量較技，亦正揭開序幕。

頃刻之間，安遜便發覺受到敵對心智力量的抵抗和狐惑，同一時間，模擬為大門和走廊的結界立即便被摧毀，露出「真實」的面貌，他處身在一個山洞之中，四面都是花崗石，而出口則只有他身後的那條小路。安遜並不需要回過頭來，他已知道後面有另類的心智力量迅速地接近。安遜並沒有轉身退回去，他飛快地衝向前方，衝入「石壁」，身形迅速隱沒。跟隨著他的大球卻依然在那裏高速地轉動著，等候攻擊逼近中的敵人。安遜只專注向前衝。用洶湧澎湃的力量衝過去，這是因為受到控制的心智並沒有留力保護自己的意念，還是他的力量强大到無畏那些普通的心智力量襲擊？

衝過一層層的「花崗石」，前面終於露出了一幅由不知名的金屬所做成的「銅牆鐵壁」，泛出來一種灰蒙蒙的光芒，安遜的能力不能即時擊破這一度「心智保護牆」。但他依然催迫所有的力量向前攻擊，沒有撤走一絲的心智力量去抵抗後面即將來臨的重擊。雖然他知道大滾球已經被擊破。

如果以為格爾無睹於安遜的行動，甚至沒有預測到這樣的結果，那就實在太少窺保安團隊了。保安團隊發展到今日的地位，並不是純粹依靠豐厚的金錢資源。領導人和管理人員的智慧才幹更是重要的因素。亦利亞多和格爾對外人並不是沒有戒心的。那是一種常識，更可以說，是多疑人性的本質。雖然在企業裏，格爾並不是頂尖兒的人物，但他在一開始便注視到「引狼入室」這個處境。

粟米田那一戰後，亦利亞多並沒有關閉心智力量掃描器，所以他蒐集到每一個人的資料。奇怪的是，除了安遜和雲生之外，每一個人都帶有心智力量的印記。金天滿，素靈和小伙子同屬於一類。芬麗絲是另外一種，而安德生的印記又和他們有所分別。格爾認為讓這樣多具有心智力量印記的人進入西岸總部無疑是一項危險的行動，但在另一方面。如果在小

心和謹慎的安排之下，卻是有被利用的價值的。

格爾認為沒有這個可能。安遜和雲生並未有沾上一點兒的心智力量的印記，他們完全沒有這種印記，絕對是偽裝，而唯一的合理解釋就是他們主動的將這種力量小心的收藏著。無疑，他們是敵人留下的棋子。敵人是殘酷的，不會留下沒有用的人。看看芬麗絲的重創，看一看安德生早就「失蹤」的兩個同伴，看一看自己那兩個先遣的部下，他們就像在這個地面上消失了一樣。

雖然敵人發覺了企業擁有防護心智力量攻擊的設備，但他一定尚未了解這些設備的能力和運作的機制，應該趁敵人尚未獲得這種資料的時候去消滅敵人的主力。敵人的想法自然也是一樣，要盡快解決對它產生威脅的力量。所以一定要給予敵人攻擊的機會，這是賭注，而注碼真是不小，那是西岸總部和亦利亞多自己。

格爾尚清楚記得能源車站的那一段錄像和部下的報告。那些受到心智力量控制的人，並不能靈活的思考，他們的心智受到鉗制，缺乏自由意志。以常識而言，他們所獲取的能力一定比控制他們心智的人的能力大大為低，西岸總部核心地段的心智保護牆應該可以抵抗。況且可能還有金天滿他們的幫助。格爾的目標並不是安遜和雲生，他們只是心智敵人的兩個傀儡。但它們卻是重要的棋子，一點不可疏忽。因為他們就像放在心房旁邊的一口針。

格爾的目標是敵人的軍團組織。無論一個「人」的心智力量多麼強大，他不可能學單靠個人力量摧毀一個龐大的武裝企業，何況是一個強國的兵團。他要有一支強大的武裝部隊。否則，就算擊倒了保安團部和盧斯企業，也不能稱霸世界。

這支部隊的一個小縱隊攻擊了盧斯人文基金總部，目標是盧斯本人，或者是盧斯解開的「真實生命密碼」的核心部分。他們有高科技的可怕武器和隱身的行裝，如果不早早引出主力和將他們「解決」，整個盧斯企業則固然會被其凌虐破壞，整個國度亦將長久受到威脅和傷害。

格爾和亦利亞多了解爭鬥已經開始，所以還沒有回到西岸總部。格爾已部署秘密撤走非基本的人員和所有病人，將他們靜靜地運到安全的地方。這就是為什麼安德生和素靈都注意到，雖然西岸總部戒備森嚴，但卻顯得靜悄悄的沒有幾個人。格爾和亦利亞多希望，一旦發生戰鬥，傷亡會減到最少。

企業所「得到」的心智防護器材，是「真正秘密」的「武器」，沒有人知道它們的性能。最初格爾抱有懷疑的態度，原因是沒有辦法測試和發現其能力。後來，配備這類裝置的行動人員有斷斷續續的報告，才有了

初部的認識，更開始記錄心智力量的活動。

只靠自由心智受到保護是不足夠的，心智力量可以催動實體去攻擊心智受到保護的人，例如發動一部汽車撞向敵人。亦可以用心智力量抵抗物質實體的攻擊，譬如停著發射過來的子彈或激光。所以格爾是明白企業的弱點的，企業的人力資源很難跟擁有心智力量的能手對抗。唯一的希望是，世界上只有很少人擁有心智力量，更不要說可以呼風喚雨的「高人」。這也似乎是現實情況。

不過在最近的兩個月。配備心智力量探測和防護器的企業行動人員不停在世界多個地方發現擁有頗為強大心智力量的人。雖然這些人並沒有用心智力量去進行活動，但已經驚動了半退休的亦利亞多和他的同袍。同時間，『黑色之石』接近太陽系，那是盧斯提及過的天象警號，於是，亦利亞多等人根據當年約定，秘密會集盧斯企業的其他領導人商議。他們為了尋找盧斯，只好計劃派人潛入盧斯人文基金總部，嘗試探索盧斯的下落。在那一個晚上，卻是安德生等人捷足先登，進入了基金總部，繼而出現了擁有心智力量和高能藍焰武器的神秘軍團。但盧斯依然是音訊全無。

在粟米田一役後，保安團隊的專家細心研究紀錄下來的心智力量的資料，不但發覺粟米田那個超級強敵和那個神秘軍團有著同類型的心智力量，亦証實和這兩個月在世界各地出現的那些「人」的心智力量模型相同。格爾警覺到，所有發生的事件，並非偶然和巧合，有人正在策動一個全球性的陰謀，目標明顯地至少包括盧斯企業，而保安團隊身為盧斯企業的秘密守護神，已經介入這場戰鬥。敵人不但強大，更一定準備妥當，不怕挑戰整個盧斯企業。

保安團隊是一個世界性合法的商營企業，尤於其生意活動的範圍和其歷史背景，它擁有攻擊性武器。企業替它的行動人員依據法律程序申請使用各種武器的牌照，亦將攻擊性武器依各個國家的法律條文註策登記。大部分國家當然不會容忍有大殺傷力的武器，所以企業並沒有發展這類科技。當保安團隊還是盧斯企業一份子的時候，曾有一段時間和美國政府有過非常緊張的關係，聯邦調查員曾多次拿著法庭文件突擊搜查保安團隊在美國本土的倉庫和設施，幸而企業一向尊重和遵守法律，所以沒有落入法網之中。但到了保安團隊脫離了盧斯企業後，美國政府的態度變更，有好幾次要求企業合作研究發展高能武器，其目的顯然想吸收企業的高科技。

亦利亞多多次解釋企業並沒有發展和研究高能量武器，所以並沒有合作的項目，但為了改善和美國政府的關係，卻願意將防衛性的科技共同分享。安德生那架大卡車上的短距離反導彈系統便是其中一種產品。

這一次的爭戰，格爾預計美國政府將會介入。經過基金總部的一戰，美國政府絕不可能罷休，尤其是那些藍焰武器，轟擊了基金總部，也就同樣可以用來對付白宮。基金總部有出人意表的神秘力牆保護而幸免於難，美國政府可是還沒有擁有同等科技，所以美國政府必然會全力對付擁有這些極度危險武器的神秘軍團。不過，格爾的性格多疑。他的考慮是，第一，他覺得整件事來得太快，第二，他不能相信美國政府的情報和保安會這樣糟，容許這樣的危險軍團混進美國本土，甚至在首都近郊鬧事。不過時間不會容許格爾多所考慮，因為戰鬥已經開始。

首先發動的當然是在地下設施中的安遜。但由於格爾一早就已經有所準備，將心靈力量探測器調校到可以在建築物內部操作，所以格爾大致上對安遜的行動及其動機是清楚的。但格爾無法圍困住安遜和制止他的破壞行動，亦預計不到他有如此強大的力量。不過格爾依然可以從一些訊號知道安遜的行蹤。那並不是現實生活中的錄象，格爾並不可能發覺到安遜的心靈力量是遭到抵抗和迷惑的。他的觀察只是，代表了安遜的訊號曾經像迷路一樣地在通往樞紐設施中打轉。但格爾並不明白原由。他並不知曉有另類的心智力量在保護著這個中心。

安遜的心靈力量同時向著其他地方衝擊過去，格爾身處的總控制室當然首當其衝。總控制室建築在一個心靈力量防護器的裏面，這一股心靈力量並不能即時侵入。這也可能是聲東擊西的戰略，亦可能只不過是敵人喜愛到處破壞的天性。這個時候，從幾個地段傳回來的短暫錄影，格爾可以看到心靈力量另外一種形式的破壞力，美西總部將會受到它的廣泛破壞嗎？幸而，所有不必要的人力資源都已經撤走，傷亡是減到最少的。格爾發覺他們低估了安遜的「傀儡」式心靈力量。深層地下中的樞紐地段的心靈力量防護牆可以困住它嗎？在地面上決戰之前，一定得要困住安遜。

心靈力量的暴虐只是開始。

差不多同時，一團帶備隱身行裝的部隊包圍了美西總部。他們發射激光武器，攻擊正在升空的三艘直升飛機，飛機裏面有亦利亞多和安德生等人。另外一邊，從洛杉磯接戴金天滿族中長老的直升機也正準備降落，但同樣受到猛烈的突擊。幸而，保安團隊的直升機都裝備了高科技的防衛屏，所以直升機並未受到破壞。

直升機降落之後，地坪迅速下降，直升機一下之間已經隱入地庫之中。本來漆黑的四週，被耀目的激光轟擊而燃亮，一向寧靜的地平面，回震著激光和導彈爆破的一波波巨大聲浪。從美西總部無數個地點發射出一幅幅立體光幕「屏鏡」，將激光散射回去，也有適時射出引爆導彈的激光，保衛著整座建築物。這一個晚上萬里無雲，從監察衛星上面會清楚地

看到這場高科技的攻防戰鬥，美國的警備部隊沒有可能不來干預。當然他們會盡量推延，因為這樣就可以測量到保安團隊的防衛能力和攻擊力量。為了不給予美國政府任何藉口，格爾早就安排了幾層報警的機制，因為他相信對方有能力癱瘓一個地區的通訊系統，他並不寄望一旦發生事故，美西總部還可以和外界保持聯繫。對手不但有心智力量，同樣有高科技。

熾烈的攻擊只不過維持了一段很短的時間，一切歸於沈靜。格爾知道這不過是山雨欲來前的異樣寧靜。常規的攻擊只是試探。敵人一知道常規的武器不能攻破美西總部的防護網，下一步便是更激烈的攻擊了。時間滴滴答答的過去，控制室裏每個人都被緊繃繃的氣氛榨壓著，大家都目不轉睛地注視著那幅多功能的顯像屏幕，超夜視的紅外線熱感探測觀景器可以將美西總部的四週看得一清二楚，可是也捕捉不到絲毫攻擊者的影像，敵人的隱身行裝的確是超時代的，簡直無懈可擊。如果不是他們中間有著擁有心智力量的人，而被心智力量探測器素描出來，沒有任何科技可以測量到他們的位置。敵人停止了攻勢，是等待美西總部裏的中樞系統從內部被擊破吧！還是在準備必殺的一擊。

金天滿抵抗著突如其來的心智力量攻擊，正在最吃力的一刻。從洛杉磯飛抵的直升機亦下降到達美西總部的內層。兩個長老還沒有下機，已經將心靈力量快速伸展出去。但是敵人銳利的心智力量設下了結界，困閉著金天滿。在這個距離下進行拯救並不可能。兩個長老知道金天滿危在旦夕，於是迅速跑出機艙，直奔上層而去。這個時候，外圍的攻擊正是非常激烈，美西總部的能量大量用到開放激光防護屏去，顯然削減了對心智力量的防護，兩個長老的行動開始受到敵人的心智力量干擾。他們剛跑上層時，下層的停機室亦受到侵入的心智力量所破壞而發生連串爆炸，連環的巨響震盪著每個角落，大量的濃煙和熱氣流向四處急竄。心智力量更扭曲了上層的時空，普通人根本不可能通過。兩個長老不是普通人，但也要步步為營，強行打通一條通道，迫近金天滿被困的位置。這個時候，外面的攻擊突然停止，充沛的能量又開始對心智力量作出一定程度的節制。亦可能是對在遠處發放出心智力量的人有一定的節制。兩個長老的阻力大減，立刻找到了困住金天滿的結界的入口。兩個人的默契並不依靠語言，力量已經結集在一起，準備一擊將出口打開。就在這一刻，結界驟然自己解開了，心智力量亦隨即消失得一乾二淨。四處雖然依然煙塵迷漫，但沒有遭受到心智力量的扭曲。金天滿喘著氣，三個人互望著，都在詫異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沒有時間思考這一點了，因為他們同時間感覺到可怖的能量正在建築物之外聚結起來。金天滿驚變，發出訊息，由他帶領，三個人飛快撲向深層地段。沿途所見，盡是心智力量造成的破壞，這個地方已經

不復舊觀，難於辨認方向。

美西總部的外面，十幾個藍色的火球突然在近距離出現，迅速轟向建築物。格爾看到了那些藍焰火球，看到超厚的牆壁被爆破，建築物剎那間倒塌，深層地下都劇烈震動起來。雖然一切早就被計算出來，但依然不能平復心靈中自然而來的震盪，他的手板下了兩個控制器，輸入一個密碼，然後向在控制室的人下達撤走的指令。一度暗門打開，露出一條狹窄但光亮如白晝的下行通道，格爾是最後一個離開的。總控制室的燈光首次全面調暗，顯示屏就格外光亮，一個倒數器起動了，那是自爆的系統。盧斯企業本來就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存的。

曾經被視為銅牆鐵壁的美西總部已經不復存在，廣闊的地面上是堆堆頽垣斷壁，到處冒出火焰，濃煙塵埃向四週飄散過去，加上突然從四週升起的濃烈夜霧，構成一片淒迷景象。忽然，從「虛無」之中之中「踏」出了近千個穿著一式軍服的人，站在那裏觀望著依然焚燒中的美西總部，是欣賞自己的傑作吧！就在這個時候，奇怪的事情發生了，這些人忽然一個一個的倒在地上，連一聲叫喊聲都沒有發出。更驚異的是，無聲無色地從外圍忽然掩來無數黑衣蒙面的人，迅速的將倒地的「軍人」和他們的裝備搬走。瞬息間，一切歸於原來模樣，就是連那夜霧也消散得無影無踪了。這一戰是誰勝了，還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有第三者坐收漁人之利呢。

黑衣人撤走不久，刺耳的警笛聲由遠而近傳來，無數軍車陸續到達，空中出現十幾架軍用直升機，強烈的射燈佈成幾十條光柱，來回閃動，就在這一刻，美西總部的地下傳來一系列的隆隆聲，殘餘的建築進一步倒塌下陷，再一次揚起一大片塵霧。

格爾離開美西總部的時候，知道還有好些人留在裏面，包括雲生，金天滿和他族中的兩個長老。可是，他實在沒有辦法去幫助他們。建築物裏面，除了少數受到保護的通道和控制室之外，已經全部被安遜的心智力量所控制或摧毀，根本沒有辦法去接觸他們。安遜的力量超出了估計，事變亦發展得太快。格爾的心非常沉重。

安遜正在用心靈力量強攻美西總部的核心地段。

「這個地方的自爆系統已經啟開，一切將會毀滅，攻擊已經沒有意思了！」這是雲生的聲音。

安遜轉過身來，「看」見雲生被裹在一個看不見的結界裏面，結界抵拒著他激烈的攻擊。

「你是誰？」

「我是雲生。」雲生說。

「不，你不是，你是他！」

「我不是他，我是雲生，安遜，我是你的朋友，安遜！安遜！」雲生答道。

呼叫聲雖然柔和，但卻直搗安遜被禁制的心智。

那一個晚上，在盧斯人文基金總部看見了那種藍焰武器，安遜的心靈便受到很大的震動。別人不會明白。原因是這種武器正是他一直以來研究的項目。當然，他的研究甚至還沒有達到雛形的地步，但對成品的威力及其爆破時的式樣，他總是有個概念的。

安遜進入麻省理工學院之後不久，便跟隨一個著名教授學習一門叫「能量禁閉學，ENERGY CONTAINMENT」的新學科。顧名思義，這門學問研究如何將能量封鎖，聚積和壓縮在一個空間裏面，而當這個「鎖」打開的時候，能量就釋放出來。

成功開發這種科技，當然可以有很多種民事和和平用途，但主要的投資者對和平用途並不感興趣，他們要的是製造一種非輻射性，但有極強毀滅能力的常規武器。

那一次家庭慘劇之後，安遜失去了研究的能力，主要的原因是很多記憶變得模糊。他曾經看過幾個心理醫生，可是沒有效用，只是千篇一律的認為是慘變造成的後遺症，應該會慢慢痊癒。後來，安遜終於被迫退出研究機構，轉換身分而隱伏在安德生的部隊裏面，更漸漸的忘記了以前的研究。

突然看見了那一種藍焰武器，安遜的頭腦忽然清醒過來，所有的記憶不但一瞬間全回來了，還有很多新的影象陸續在腦海中浮現。能源車站脫險之後，他不停苦苦思索，想將這些影像拼成可以理解的事件，就在他全力在思考的時候，他就被那種心智力量侵入，並且被俘虜。

雲生柔和而豐厚的呼喚聲，破開了禁制心智的鎖，安遜的自由意志重新活躍起來，開始排斥侵入的心智力量。而在心靈開放的那一刻，所有那些他苦思不得其解的影象，竟然奇怪地順序排列起來。這是大腦自然性的隨機活動，或者是受到刺激後的突發能力，又或是不是另外一類或另一波浪的心智操控。

安遜根本沒有思考甚麼機制令到破碎不全的記憶重組起來，更沒有理念要去評估事件的真實性，影象的內容過度驚慄，已經佔據了他整個思想的空間。安遜一生傷害過太多人，這類嚴重錯誤不是一聲覺誤前非便可解放困結的心靈，就是一生無盡的努力也難擔保有機緣償還呢，何況安遜除了稍盡了一點為人子者的責任，從來就沒有積極去行過善業，沒有為曾被她傷害過的人做過任何的補償，他缺乏一個「好」心。缺乏好心就容易

怨恨別人加之於自己的算計，缺乏好心就沒有能力明白：你能傷害人，別人也就可以傷害你。缺乏好心就很難寬恕，很難淨化諸惡念，不能平伏怒火。

安遜的心智重新被征服。所不同的是，這個時候他覺得自己是清醒的，並且主管著自己的意志。他的精神狀態返回到慘劇發生的那一天，所看到的只是一個個倒地的親人，和那些旁觀著的策劃者。他被迫得憤怒，發狂地揮出他所有的力量，而攻擊的對象其實就只針對著雲生一人。

雲生和保護他的結界一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蹤。真實的雲生並不在那個位置。就在安遜全力出擊的時候，金天滿和兩個長老亦闖入了這個地段，他們觸動到充滿了心智力量的空間，兩個長老的心靈深處就冒起了同一個念頭，「這是『一點願力』！」。金天滿亦立即感應到這個訊息，不禁喃喃道：「這就是祕密經典和傳說提到的『一點願力』！傳說『佛陀』曾留下這種力量，保護了初期的佛團」。

安遜的迷失心智無法找到雲生，但他發動的力量正破壞著圍困他的結界。

金天滿已經進入臨界點，一霎眼間，他感到雲生在那裏和他散發的力量。

「『一點願力』選擇了雲生？」金天滿心中有個疑問。

「『一點願力』的結界將被這個『傀儡』的最後一擊打破，不過這個人的生命也差不多全被抽離，已經無可救藥。結界破滅的一刻，主宰他的力量因要重新步署和結集，極可能出現一個漏洞，如果『一點願力』並沒有完全消耗，亦會揀選這一刻出擊。我們就加入戰團，除掉這個『傀儡』吧！」其中一個長老指著向安遜，並向金天滿發出一個訊息。

「安遜將被犧牲！」金天滿心想。

迷離的結界將破，露出真實面孔。但是，這並不比虛假的結界中清晰。上層結構的徹底破壞令到下層也像要危危欲墜，到處都有塵土飄浮，安全燈時亮時滅，殘照著五個模糊人影。

那個真的是雲生嗎？他怎樣會在這裏呢？他是否真的發動著『一點願力』？又是誰人留下這點『願力』？金天滿滿腹疑問，時間卻不容他思考這些問題，因為戰情並沒有片刻停頓。

在安德生部隊裏面，雲生最為年青。他來自美國中部較為質樸的小農村的簡單家庭，有父母兄弟姐妹，生活正常和有相信善良的信仰。中學畢業之後就進入軍團，不久就調配到同樣有道德準則的安德生的團部，之後就一直跟隨著待他如小弟的安德生。相對於大半生在糜爛中生活的安

遜，他的心靈純潔得就就像一張白紙。所以有理由相信他並不容易長久可以受到心智的控制。在「危機團隊」裏面，他跟安遜的的交情很好，因為安德生囑咐他跟芬麗斯去照顧初來的的安遜和他神智迷糊的母親。

雲生就在安遜的前面，他雙手一伸，握著了安遜的手，力量像電流一樣通過接觸直搗安遜的心靈。安遜突然醒過來，確實看到了自己的一生過錯，也明白了朝生暮死，忽然間氣力都沒有了，但精神卻旺盛，正在困鎖著一直操控著他的那股心智。

「它再也走不掉！跟我一塊下地獄吧！」安遜安祥的對雲生說。整個人就倒向雲生。

這個時候，兩個長老的合擊亦發出了，但竟然並不是向著安遜，而是直擊雲生。將要離世的安遜卻奮力推開了雲生，他的精神擋著了這一擊。兩個長老第二擊將要發出，金天滿的雙手手掌已印在他們的背心重地，兩個長老倒地，但金天滿亦給他們垂死的反擊打中，霎時間只剩下雲生一個人站在那裏。

這一刻，保安團隊美西分部的自爆系統的警號響起來。

部一後記

載著亦利亞多和安德生等人的三架大型直升機衝上雲霄之後，就一直沿西岸向南方全速駛去。亦利亞多多次嘗試和西岸總部聯絡，但發覺到所有通訊管道俱被干擾和堵塞，就算從人造衛星上也看不到那一區的視訊。這是極為不妙的形勢，因為並不是普通的國度可以封鎖著保安團隊高科技的傳訊網路。加上目睹了脫險時那種兇猛的攻擊，大家都替西岸總部裏的人極為擔憂，正是生死未卜。機艙中大家不發一言，氣氛是緊張而沉重的。最後還是亦利亞多用較為冷靜的語氣說道：「對方的行動非常快，而且很清楚我們一般的部署，如果我們不是急於有此南美州一行，相信俱會困在西岸總部裏面。」

素靈隨即問道：「他們守得住嗎？」

亦利亞多答道：「素靈小姐，妳曾經看見過那些藍色火焰球武器的，如果攻擊者是那一伙人，沒有人可以抵擋的。」

「啊！西岸總部沒有盧斯人文基金總部的保護牆設備！」安德生猜得出來。

亦利亞多點頭道：「保安團隊和盧斯企業正式分家已經差不多十年。實際上，企業管理，生意和技術發展在更早的時候就開始分道揚鑣。所以盧斯企業擁有的技術，我們不一定會有。這是分家的部分原意。不過，就算擁有那種保護牆的設備，最終依然是會被攻破的。除非我們還擊，或者先發制人。而在現時階段，我們並沒有更強的武器去攻擊，也不適宜這樣做。這裏是美國國土，並不是第三世界的戰場！」

素靈道：「這是個很不利的捱打局面，因為美國政府只會就手旁觀？」

安德生說道：「保安團隊和盧斯企業的總公司雖然不再在美國本土了，但它們在美國的生意是龐大的，美國政府不真正站出來保護合法運作的企業，只有兩個原因，一是無能，二是不想，針對保安團隊，『不想』的可能性較大，有人敢去挑釁你們，正是觀察『雙方』面真正戰鬥實力的大好時機，也可以消耗雙方的戰力。」

這幾年閒下來，安德生閱讀多了，加上沒有在軍隊生活，比以前對本土政治多了一層了解。

亦利亞多同意，並補充說道：「分析是正確的。我甚至不會懷疑美國政府會樂於犧牲我們去將神秘的「敵人」引到明處才決定是否加以打擊

或籠絡，問題是，這一次他們是否有足夠的力量或智慧去對付這一批神秘軍團。這個敵人有強大火力，高科技和心智力量。我們不知道他們的數目和根據地。當然，我不排除政府會有更多的情報。」

安德生問道：「保安團隊會坐以待斃嗎？」

亦利亞多並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只是解釋說道：「不要忘記，保安團隊只不過是一個超級的商營企業，不是一個國家，沒有領土和真正的基地，要靠身處的國度去保護企業的資產和人力資源的安全。當然事實上我們有能力應付大型的犯罪集團，甚至可以抗衡一些恐怖組織，更可以用投資和借貸去影響貧窮和發展中國家，但如果對方是一股能夠與美國政府對抗的勢力，那就並不是我們的能力所能應付，因為犧牲將會太大。我們可以做的就是撤走人力資源，將傷亡減到最低限度。事實上，總公司從企業的根據地美國撤走，是因為感到美國政府的壓力，盧斯在企業還沒有受到鉗制時就忍痛撤走是有遠見的決策。」

亦利亞多稍停，然後繼續說道：「美西總部一早就秘密地撤走了很多人員。它的地下設有地道，可以通往墨西哥。本來的計劃是當金天滿先生接待了遠道而來的長老後，便會會合格爾一同見機而行的，但敵人來得太快，我也很難預測結果。」亦利亞多望著安德生，接著說：「還有一點是，安遜和雲生極可能在粟米田已遭到心智控制，很遺憾，沒有辦法可以幫忙他們。」

安德生沈吟了很短一刻，說道：「心底下，我亦有這個憂慮，所以最後和素靈小姐商量後，決定留下兩個戰友，只怪我自己沒有能力照顧他們。」

素靈對亦利亞多道：「這樣看來對方的目標是你們呢！」

安德生亦沈著聲對亦利亞多道：「本來我以為一切是針對我們的，看來你們才是真正的目標。」

這時小伙子加入討論，對安德生說道：「不錯，盧斯企業才是正主兒，對付你只不過是因為我們曾進入盧斯人文基金總部，在田野那一戰中，敵人侵入你們的心智，當然大概知道我們其實沒有獲得到甚麼，所以沒有進一步對付你，否則我們不會這樣容易脫險。我相信現時為止，敵人還料想不到亦利亞多先生跟我們…」

小伙子的話還沒有說完，機艙的另一度門打開，亦利亞多的一個助理走進來。他的臉色非常蒼白，各人都感覺到壞消息。這個助理彎曲了身在亦利亞多的耳旁說了幾句話，亦利亞多的表情頓時也變得極為難看。各人都注視著亦利亞多，等候他發放壞消息。

亦利亞多沒有說甚麼。他打開一個普通的電視頻道，正在重複地播

放著美國政府的一項緊急通訊：

「…相信暗殺和顛覆是一項長時間和周詳的部署。現階段還不能夠確定真正的幕後敵人，但是行動卻是通過全球最大的保安公司『保安團隊』安排和由該公司的高層行動人員進行的。該公司的最高負責人利用近期頻頻在首都地區發生的恐怖活動，安排了這一次在白宮的秘密會議和在首都邊區的一次聯合武裝反恐行動。進入白宮的四名該公司人員雖然並沒有攜帶有任可武器，但卻在會議中突然發難，用重手拳擊中安哥爾副總統和其保鏢的心臟，並同時從保鏢身上奪得武器，隨後潛離現場，在總統辦公室外與警衛發生激烈槍戰，費蒙總統不幸被流彈擊中，即時身亡。稍後，國會標霍斯議長隨即根據憲法宣誓接管總統權力，並立即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下令九個受到攻擊的城市實行晚上十時至早上五時戒嚴，其中包括華盛頓，紐約，巴爾的摩，費城，波士頓，三藩市，聖地牙哥和達拉斯。司法部隨即下令關閉『保安團隊』在全國的各個分部，並發出搜查令，亦下令逮捕該公司的總裁亦利亞多和其他六名高層總管。」

亦利亞多跟着轉到一個歐洲英語頻道。

「今日清晨在美國白宮發生的總統和副總統被行弒事件震動了整個世界。事件發生後兩個小時，情況顯得非常混亂和不明朗。官方不停的在所有通訊網路上作廣播，美國多個地方…」

第一部完

「真實真理」大事年表

洪荒年代：「一部份」帶著非物質世界的知識到達物質世界，收藏到地球上去。

紀元前560年：「一部份」幾乎恢復所有力量。創立佛陀思想。

1945年：一股非物質力量攻擊「真實族」人。

2005年：盧斯和他的五個合夥人科學家，推出治療關節炎的方法和藥物而致富，盧斯企業開始成形。同期，安德生和芬麗絲出生，〔前孤兒潮〕。亦利亞多親生兒子約三歲。盧斯開始拆解「真實生命密碼」。

2007年：美國攻擊北韓，金天滿九歲，以難民身份進入美國。

2008年：盧斯擊敗大企業的收購，終於令盧斯企業正式上市，其集資的程度驚人。

2009年：盧斯開始全心研究「真實生命密碼」。

2010年：盧斯人道救援組織成立。

2012年：盧斯人文和平基金成立。格爾和絲連娜出生，進入孤兒院。是為「後孤兒潮」。

2017年：金天滿十九歲，已經大學畢業，進入 MIT 天文學系的研究院。同期，盧斯已經解通部分「真實真理」，盧斯企業的科技一日千里。安德生和芬麗絲十二歲，進入初中。

2020年：金天滿二十二歲，生下私生子「小伙子」。

2021年：亦利亞多收養九歲的格爾，其兄長十九歲。盧斯企業收回所有上市的股票，回復私營狀態。盧斯企業利用「真實真理」的知識，正以幾何級數的速度膨脹。日益龐大的盧斯企業及其對第三世界的同情和援助，引起各大國的懷疑和指控，認為具有危害世界的陰謀。盧斯企業正計劃撤離美國本土。總公司遷到中美洲的一座小島上。

2022年：金天滿二十四歲，以一級博士的榮譽畢業，留在 MIT 任教，專門研究隕石。安德生和芬麗絲十七歲，進入軍部大學。第三世界動亂不息，盧斯人道救援組織積極參與救援的工作。同年，亦利亞多親生兒子二十歲。

2023年：金天滿二十五歲，正式結婚。盧斯企業宣布進入研究極高的生物科技。

2024年：「保安團隊」正式成立。計劃武裝保護人道救援組織。

2025年：安德生和芬麗絲大學畢業，正式參加軍隊。同年，「歸一流」事件在日本爆發。

2026年：。世界爆發新一輪的宗教衝突，美國鷹派再次抬頭，地區性戰爭不停發生及升級。金素靈出生。

2027年：傳出盧斯和他的合夥人有分歧。企業開始分家。

2028年：格爾和絲連娜十六歲，在大學認識。亦利亞多親生兒子在蘇丹中伏遇害身亡。享年二十七。

2029年：盧斯企業的「保安團隊」全面武裝保護參加救援行動的車隊。蘇丹爆發政變。「保安團隊」被新領袖邀請，用合約形式介入保護其首都地區。

2031年：盧斯企業興建「盧斯人文和平基金」總部，並成立「心連心連動」。企業進一步分裂。傳出「保安團隊」脫離盧斯企業。中國再爆發民主連動，政府與民眾達成民主政治化的進程時間表。大批海外華人開始回流中國。金天滿三十三歲，答應翌年返回中國，負責「天外之眼」的研究工作。金素靈五歲。小伙子十一歲。安德生和芬麗絲二十六歲，已服役五年。

2034年：盧斯人文和平基金總部落成。企業再分裂。「保安團隊」離開盧斯企業。金天滿在中國宣佈發現「黑色之石」。

2037年：金天滿三十九歲，宣佈剃度出家。安德生和芬麗絲三十二歲，已服役十一年。

2039年：安德生在中美洲執行任務時發生意外，引起其退役意志。同年，被任命偽裝退役，返回故鄉組織一支秘密的危機部隊。

2046年：故事開始，安德生和芬麗絲四十一歲；金天滿四十八歲；「小伙子」二十六歲；金素靈二十歲；